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三十四回 海鷗子演說非幻陣 狄洪道借宿獨家村

話說海鷗子聽了王守仁這一番話，當下說道：“元帥的明見，這非非陣貧道雖曾看過，卻非貧道一人之力所可破得的。元帥不知，此陣卻非尋常陣勢可比。只因他內按六丁六甲、六十四卦、周天三百六十度，變化無窮，外又列著十二門。按十二門名喚死、生、傷、亡、開、明、幽、暗、風、沙、水、石。只有三門可入可出，其餘皆是死門。”王元帥道：“那三門是生門呢？”海鷗子道：“開門、明門、生門這三門皆是生門。若從開門入陣，必須從明門出來，再由生門殺入，其陣必亂。若誤入死門，其人必因氣悶而死，因死門內皆積各種穢氣而設，所以誤入者不到一刻，為穢氣所悶，必致身亡。必須帶有關穢丹，方能入得此陣。若誤入傷門，此門系積各種火氣而設，如天火、地火、人火三昧火，合聚一處，其人必熱氣蒸倒，頃刻身亡。非帶有招涼珠，不能進入。若誤入亡門，此門系積各種陰氣所致，其人必為冷氣所逼骨僵而亡。今徐鳴皋所入者，即此門也。”

王元帥聽在此處，不覺失驚道：“果爾，則徐將軍性命休矣！何仙師尚謂無妨耶？”海鷗子道：“只因小徒已服傀儡生丹藥，又經貧道用了解救的方法，所以無妨。”王元帥道：“其餘各門，又有什麼利害呢？”海鷗子道：“這亡門，必須帶有溫風扇方可進入。至若幽、暗二門，如誤入進去，裏面陰氣騰騰，暗無天日，必為敵人所擒；必須帶有光明鏡，方能進去。更有風、沙、水、石四門：誤入風門，立刻為風卷倒；誤入沙門，兩眼為沙所迷；誤入水門，登時被水沖陷；誤入石門，定為大石壓死。此就十二門而言。

到了中央，還有一座落魂亭，無論何人到了那裏，心性就為其迷惑，不知不覺就要昏倒下去。即便將十二門破去，無人破那落魂亭，也是枉然。所以此陣非貧道一人所可破得。而且非幻道人還有一個師父，名喚徐鴻儒，是白蓮教的魁首，早晚只恐要來。他若不來，此陣尚易破得；他若來此，更覺大費周章了。”

王元帥道：“既如仙師所言，何不趁徐鴻儒未到以前，先去破陣，也可少費周章？”海鷗子道：“元帥那裏得知，其中皆有個定數。孔子云：‘欲速則不達。’俗語說得好：‘事寬則圓，急事緩辦。’元帥的心是急切萬狀，恨不能立刻將非幻、余七捉住，然後進攻南昌，將逆首擒獲，押解進京，以正國法。無如天數已定，應該需時多少方可成功，竟是多一日不行、少一日不可，總要到了應除的時候，無如天數成功，獻俘闕下，不然也算不得個數了。”王元帥道：“仙師之言，雖頓開茅塞，但是勞師糜帑，上累主憂，某實不安耳！”海鷗子道：“元帥為國為民，心存忠厚，貧道實深感激。但事有定數，萬難勉強而行的。為今之計，元帥可一面急修表章，馳奏進京，申奏一切；一面將一枝梅、周湘帆、徐壽、楊小舫星夜調回，聽候差遣。貧道再去請兩位同道前來，以助元帥成此大功，何如呢？”王元帥道：“若蒙慨助，某感激不盡了！”說罷，便命人擺宴。

海鷗子道：“元帥休得客氣。貧道在麾下，尚有兩月耽延，若過客氣，貧道何以安呢？”王元帥道：“仙師初次惠臨，理當如此，以後謹遵臺命便了。”海鷗子道：“元帥且請去辦正事，黃道自與諸位師侄閑談便了。”王元帥也就不客氣，當即退入後帳，修表馳奏進京。又拔了令箭一枝，差人星夜往南昌，調取一枝梅、徐壽、周湘帆、楊小舫回來。

諸事已畢，這纔出來相陪海鷗子敘話。

閑文休表。一會子，酒席擺上，王守仁就命請海鷗子入席，讓他在首坐上坐定。王守仁又親自送了酒。海鷗子又謙遜了一回，然後這纔對飲。徐慶等一眾英雄，自在外面飲酒、吃飯，這也不必細表。不一會，大家席散，王守仁又命家丁給海鷗子檢了一處潔淨地方，讓海鷗子為下榻之所。海鷗子就此住在王守仁營內，直至破了非非陣，方纔與七子十三生各處雲游，自尋安樂。

且說海鷗子這日命狄洪道去請漱石生。狄洪道受命而去，在路行程不止一日。這日狄洪道走到一個地方，名喚獨家村。這獨家村四面皆是亂山叢雜，並無人家，只有這姓白的一家住于此地。你道這姓白的，因何獨住此間？只因白家老夫婦兩個，男的名喚白樂山，奔藍氏，生有一男一女。兒子名喚白虹，女名劍青。這白樂山生平最愛山水，因帶領奄子兒女住居此地，享那林泉之樂。村莊四面廣有田畝，家中僱些長工，耕種度日，每年倒也無憂無慮。兒子白虹，今年纔交十八歲，卻生得一表堂堂，聰明絕世。女兒小白虹兩歲，也是生得美貌異常。一對兒女皆能知書識字，博古通今，白樂山老夫婦真個是愛如珍寶。不料他女兒近日為山魃所纏。這山魃自稱為燕燕才郎，終夜在白家纏繞，定要白劍青為奔。白樂山也曾請了些羽士、上人，代他女兒退送，爭奈山魃毫不足懼，比從前尤加鬧得厲害。白樂山好不煩惱，逐日打聽名山羽士、寶刹僧人，前來建齋、打醮，總想將山魃退去，使女兒安身。

這日又請了一班道士，在家拜玉皇大忤，以冀悔悔消災。卻好狄洪道因貪趕路程，又走入歧路，無處覓宿，但見這獨家莊內隱隱露出燈光，狄洪道便思前去投宿，信步而來到獨家莊上。正要敲門而進，但聞裏面鑼鼓聲喧，諷誦之聲不絕于耳。狄洪道也不管他裏面所做何事，便向前盡力敲門。敲了好半刻，裏面方有人答應。柴門開處，走出一個莊丁。狄洪道先向那莊丁拱了一拱手，因道：“某系過路之人，只因貪趕路程，錯過止宿之處。又誤入歧路，無處棲身。頃見貴莊燈火尚明，特地前來，敢求借宿一家，明日自當厚報，務請方便則個。”說罷一番話，那莊丁道：“客官且請少待。某卻不敢作主，須要回明主人，是否可行，當即回報。特恐今夜不便相畜，那卻如何是好？”狄洪道道：“敢煩請去通報一聲，務與貴主人情商，暫借一宿，某自永感大德便了。”那莊丁也就轉身進內。

過了一會，只見那莊丁同著一個五十來歲的老翁出來。狄洪道一見那老翁精神矍鑠，相貌清高，迥非惡俗之輩，不禁暗暗羨慕。心中暗想：“這老翁光景就是主人了。”正要上前施禮，只見那老翁問道：“莫非就是這位客官住宿麼？”狄洪道見問，趕向上前深深一揖，口中稱道：“老丈在上，便是不才冒昧，敢借尊府暫宿一家。”那老翁也答了一揖，又將狄洪道打量了一回，見他是個軍官打扮，因問：“大駕由何處而來？為何迷失道路？”狄洪道道：“不才向在王守仁元帥麾下，充一個游擊將軍。只因現在奉命前往漢皋有一公事，又因公事急促，不才不敢誤公，貪趕路程，以致失了止宿之所，因此冒昧造府，敢請容納一宿，明早當即告辭。不知老丈尚可容納否？”只見那老丈笑道：“原來是一位將軍，老漢多多得罪了。但是寒舍蝸居，似不足下將軍之榻。好在止有一宿，簡慢之處，尚望見原。”狄洪道見那老翁已肯相畜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因謝道：“不才只須席地足矣，老丈何謙之有乎！”那老翁遂邀狄洪道進裏，當命莊丁仍將莊門關好。

狄洪道走入裏間，見是一順三間茅屋，卻似客廳仿佛，當下又與老翁重新見禮。那老翁讓他坐定，然後彼此問了姓名，莊丁獻上茶來。狄洪道正要問他的家事，忽又聽得裏面鑼鼓之聲，接著又是諷誦之音。狄洪道便向白樂山問道：“敢問老丈，尊府今夜莫非建道場麼？”白樂山見問，因嘆了一口氣道：“將軍軒問，敢不奉告，但是一言難盡，又何敢以區區瑣屑，上瀆將軍？”狄洪道道：“老丈有何為難之處，不妨細述。不才若可為力，亦可稍助一臂，必不袖手旁觀。”不知白樂山可肯將情節說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